裴子言醫

序

余少時遭時多变有感於項藉學書不成去學劍之語故於武經諸書恣意探討為其可以毒害人也卒不遇無所用深有感於范文正公為宰相當為良醫之語又於岐黃

諸書樂為尋索為甚可以告天下也
務得其大意究不敢用第出則必扶
此之亡以俱今春同潘泳瞻年兄冊
次維揚寒途寓齋取趙伯雝評
點武經並覽因嘆古之善用兵者
類可生而必不可殺將少時雄心哉

後識從出衆子言醫一帙余為讀
之嘉嘆終非今時人添嬉回此手本
人蓋良衆兆期也其脈則藥鏡勤
則蘊丹其於醫學真發前人無
未發子何見之晚也相與讀其序
至卒知醫藥之於人幾有死而

岳生峯余向時欲生天下之治體
汗下讀至篇中見保國與保身無
二理用藥與用兵無二術又柔余法
日學劍之旌心淩溪魁水將夫坐
裴子之料病如孔明之識用藥如
子龍之膽亭中如由基之注輒破

的確競競矣此況下此者乎予乃謂保身如裝子者始可與言保國用兵如裝子者始可與〻用兵毒天下[illegible]生王六俱匪異人任敢藉詠賤識廣之裝子

四明社弟張應麟拜仲甫書於

廣陵舟次

言醫序

嘗讀物理論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理達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蓋則操岐黃之術者亂[illegible][illegible]多少湯頭認識詳藥味務

為名高以自炫也裴子兆期六枚四家貫通達微極竅五臟竅經參兩靈剖蘊造分錄匯第十日有瘵著詮解探玄奧庶幾九折為良古所稱可託而任可語

世卿殆系同而隱括之茲
之服其業者不可不讀醫
書而孫讀其書者尤緣服
其業醫待飲上池之水積
累歲之功始稱名醫林雖
然多名而良者有善名而

良者當原不在名也昔扁鵲為魯公扈趙齊嬰治疾一志強而氣弱一志弱而暈陰剖身探心易置之而稱為淑手〻〻此我聰明理達廬懷淳良本諒仁壹

時而悟此帖將安所取
法乎古原東濱大海〻外
三神山在焉應多生奇人
以壽若他日功成十年冬
視君僊變六一于蓬瀛路
三七指銀丸毛朔之書且

與
中經內籍證䚕矣
楚竟陵毛一鷺題

裴子言醫序

吾快讀裴子之書而異之也學不貫今古識不通天人才不近僊心不近佛者寧畊田織布取衣食耳斷不可作醫以誤世醫固神聖之業非後世讀書未成生計未就擇術而居之具也是必慧有夙因念有嵩習窮致天人之理精思竭慮于古今之書而後可言醫每見庸工治病十失其五良工治病亦十失其一由一以循累之

誤亦未忍言也即能窮致天人之理精思竭慮古今之書而病伏于內醫測于外病以奇伏醫以意測卒而得則竟得矣或偶不得則不為二豎所笑者無之此扁鵲所以需上池之水而思遊所以藉龍宮之方也夫上池之水不易得龍宮之方不再傳則惟窮理讀書以學識參造化之權而後可若裴子者斯其人矣若裴子者固數百年所未出之人也古今之有學識者當首

推張戴人及劉河間能與病血戰而不奉表稱臣于病第未免過甚耳其餘諸家立法非不善實為鄉愿逋逃之藪故謂醫有成心不可也謂醫有成理尤不可也無成理而有成效醫信難言哉裴子之言曰以生死易視者易之固數百年所未出之言也獨謂裴子學貫今古識通天人才則儒而心則佛信也非譽矣誦其言皆軒岐所欲言而深悔未及言亦諸大家所欲言而

格格不能言豈　帝憫枉札之禍助其神智而授之使言斷推此而失者可得難者可易而謂醫無成理尤不可也余以多病學醫日為醫而醫目下初似可游刃迺皆茫然抑鬱焦思徒廢寢食行將耕田織布棄醫而去以求無誤于世今秋得晤个亭先生極口兆期裴子學識且示以所著書余向慕裴子名而不圖其貫通至此也一再讀之豁乎快有所獲裴子教我矣何特

共晨夕而相諮晰究竟此神聖之業哉

歲在丁酉中秋日友弟趙善鳴聲伯父題

友弟陳龍運階尺父書

自序

或問醫易乎裴子曰以生死易觀者易之若余則未敢自信爺先君子以醫鳴世余見其治輒瘉應亦嘗私易之而不知人之有生死非不知人之有生死不知醫藥之於人有生與死耳先君子沒而余世其業乃較醫岐黃靈素與諸大家遺書凡七更年數四過始瞿然有覺而知醫藥之於人有生又有死自謂於斯有得及臨證則疑焉罔決者猶十七治上矣又攻其下療彼矣更顧其此色既呈而脈難合胗或得而

証不形測以寒寒未除而熱已起。擬以熱熱未去而寒復生。欲祛寒則恐熱熱不前。欲救熱則恐寒且止大實似羸補之慮其實實更虛似虛瀉之犯其虛虛慮眩惑慈縮十有年則又知醫藥之於人死者多而生者少矣。以是風夜彌勤。眠食盡損。研窮義易博採空玄。舉天地陰氣運物理古今治亂興衰吉凶進退及傳記百家之書。有可與斯道推類而長者。參稽亦已遠乎。更訪前哲如張子綱。神醫異幾以承氣而誤已之子張仲景傷寒通術有急下。急溫。半劑少與。微和

胃氣之戕愼丘子徠許學士而生全范雲因武帝之錫之命而夭折所爭僅汗遲與汗蚤毫釐疑似輕重疾徐之間死生易如反掌誠非細故究其極則人之所以病而病之所以治又不在形骸藥石先聖賢陳跡上探求者哉謂醫學無難哉卒知醫藥之於人幾有死而無生矣自此纖微倍凜皮毛疥癬視若膏肓甘草陳皮畏如酖毒雖或羣起而爭曰易吾勿信也嗟嗟余之濫獵醫林以醞釀乎丹府有年矣不可謂草草也夫何歷一境轉深一境之難乎今老矣或云

優矣乃益慈若望洋莫測其際仍然未學時不知醫藥之可以生死人也已語云無學者不可與言醫有學者亦未可與言醫厥有旨哉雖然世固有不經研索々揣揣而且施行者矣此聰敏過人是天授非人力謂之易也亦冝時崇禎十七年歲在甲申春莫復巷居士裴一中兆期父序

序

今江浙之稱世醫者必宗裴氏而裴氏之克紹箕裘卓絕當代者惟健飛一人而已健飛世居禾郡之武原邑其尊公兆期先生與余執手交竊天人之秘闡靈蘭之奧數十年間孜孜傳濟躋斯世於仁壽之域全活者以萬計凡黃童白叟綠綬青衿爽不交口而頌先生之德今健飛業洪繼述道尚淵源四方仰

冀一匕者若金莖仙露漿是殆有神授非可
測識誰謂上池之水獨擅譽下當季龍宮之
方不再見于今日卯舉吉駭其靈奇咸目裴
子爲天縱余曰從古無不學問之神仙裴子
天資敏悟學力沉酣凡三墳五典五運六氣
金匱玉函之精丹臺瓊冊之密悉廣稽博覽
融洽淹通雖隔垣之視不足云也諸如六淫
外侵七情內作表裏虛實之宜補瀉宣通之

溯上下千古確有定見至於先天資始之源後天生物之本乙癸同源之理變化疑似之微辭不洞燭人但知其能拯九死之症而不知其曾讀未見之書也今之醫師知以寒治熱以熱治寒以通治塞以塞治通而已矣而從飛獨明于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寒因熱用熱因寒用用熱遠寒用寒遠熱各有妙諦更深究夫窮源探本之論謂見痰休治痰見血

休治血痲汗不發汗有熱莫攻熱喘生毋耗氣精遺勿濇洩種種入所難知徤飛澄心味選頗得個中之趣是以疏方用劑絕不類時師而其得心應手斡旋造化應若桴鼓眞猶龍之老氏豈可憶度而管窺乎辛亥之夏余同善長孫浛師禱雨吳山廿霖大霈因訪徤飛于育嬰堂堂之主入乃余友陸宗黃也誠心保赤樂善不倦向與兆掤爲比鄰至交出

其所鐫言醫四卷言言玉髓字字金鎞如唐
之巫咸周之長桑秦之和緩宋之文摯鄭之
扁鵲漢之陽慶倉公更如長沙河間東垣丹
溪立齋肯堂諸大家各有著述亷不表表今
誦兆期之篇博綜反約淵珠璣于淵藪微性
命之精微挈領朝宗臻于盡善立德立言上
有功于千聖爲後學津梁真金石不磨裴子
健飛上承父志悟其神理播其仁術凡刀圭

之入口者靡不須刻立趨寧止徒讀父書實
可見之經濟宜乎其名不脛而馳遠邇觀慕
爭趨無虛日也余于裴氏喬梓爲通家在講
素交最久聞見最眞不敢浪作浮譽故直泐
數言以弁其首

通家眷弟陳之遴道升氏題

凡則

一醫之道難言矣余何人斯敢僭言也雖是醫敎衰而醫日流於獘古聖賢仁壽之傳幾歸淪沒遂不自禁其婆心之熱率蠡見而僭言之也知我罪我其在兹乎

一是帙余之隨筆也偶有得隨筆而載之雖不及別門序類一一詳言而其理則無一不貫蓋醫者意也言不足以盡觸此便可通彼耳善讀書者當不作殘編斷簡觀

一帙中一畫小心治虛傷藥傷飲久病後金匱丸大補脾丸不執本草主治諸篇皆言古人所未言者命門二火陰証用權補中湯陰陽氣血流溼潤燥栢齋水火辨諸篇皆言古人所已言而未得其肯者勿藥王霸産後胎前執流守主內傷元氣脾胃統論好古節齋人參論諸篇皆言古人言不克竟與邪說亂眞而未經補救者餘則但言常變時宜平易近情道理以挽習俗之非

一醫書生死書也最忌迂而不切晦而不明以滋學者之惑此余所不得已而作此旣明且切之言以便學者觸眼即豁不致低徊沉索也雖然言非徒言恐又不可因其觸眼即豁而不低徊沉索也

一人身所賴惟脾胃脾胃所賴惟元氣元氣元氣非脾胃不能運行脾胃非元氣不能生化此形上形下不得相離之至理以故本帙中無一字一句不是炤顧脾胃元氣之言是在閱者沉心理會

始見但其間理微而費不克盡余所欲言心竊未快

一近來言醫者頗重方藥而輕調攝若余則重調攝而輕方藥蓋方藥止優於卻病而不優於養生調攝則不止優於養生而更優於卻病在昔岐黃靈素醫學祖也千萬語言只是教人節飲食慎起居少嗜欲適寒溫勿失養生之道而已曷嘗有所謂方藥哉深於醫者以為然否

一帙中所載治案有虛反攻而實反補者有寒治

寒而熱治熱者有取彼得此而取此得彼者有病同藥異而病異藥同者有處變視之以常而處常視之以變者是皆因其病用其法非故設不經之奇幟以炫已而欺人也第邇來諱疾者恒衆故只就病載病不表姓名

一古來明醫家鮮有不知太極之理者知有太極則知人有所以生而非形矣形有所以死而非病矣病有所以治而非藥石矣余雖不敏早歲時已祭其旨嗣後攻苦日深漸臻悟境便不爲

形下之學所拘故此書雖不言言及太極而太極之理無勿寓噫此固造化根也衆妙門也不止醫學所從出也

一是帙謬荷楚中毛槐眉、吳門金聖歎、雲間蔣斧山、四明張振仲、武林趙聲伯、禾郡朱千若、同邑鍾穉函、胡孝轅、陳則梁諸先生、各錫瑤序弁其首、是無異蠅之附驥、不難千里行矣、第皆獎借過實、大非涼德所堪、用是懷慚、不敢遽梓、僅自序其略焉耳

所以生三字是此書一大宗旨

從形說到生從生說到所以生、從無形贊非生物諸圖者不能

裴子言醫卷之一

臨官裴一中兆期著　男裴翰健飛　較正

語水　閱　孫　晋颺樓三訂

人之生。有。所。以。生。而。非。形。也。耳目鼻舌手足與藏府經絡骨肉皮毛。皆形也。非。生也。其各有所司以供不窮之用者。亦生也。而。非。所。以。生。所以生者何。曰命。命果何物。謂。有。物。焉。而。無。形。謂。無。形。焉。而。又。非無。物也。命之門安在、曰、腎有二、生于脊骨十四椎下兩傍、後天之有形也、先天之無形。則、寓、乎、兩、腎、

人之兩腎其精氣較諸竅之兩岐乎岐端無中生出兩半即先天無形之妙兼得陰陽互根之理

之間而爲後天有形之用後天有形者兩腎也先天無形者水火也水與火互藏其間而爲命之門也曰水得火而潤火得水而熄勢不兩立安能互藏曰後天之水火有形而先天者無形有形者相剋而無形者相生試思太極未分原只一氣自一氣而分爲水火火即水所從出水即火所係生二者交合變化雖二體而實爲一體雖二用而共爲一用故造化于此不息鬼神于此不遺也人身一太極也當父母媾精未有形象先結河車中間透

眾說理人初說不出

並一莖莖端一點如蓮蕊初生而水火二氣已交合變化于其中而爲生身立命之根矣緣此一點兩傷生出兩腎形如豇豆相並而夾函于水火之外以彖圖之不宛然一太極乎次而生心生肺生脾肝與百骸九竅而形備形既備則氣之溫者即火也溫而不至熱火中有水也氣之涼者即水也涼而不至冷水中有火也水中有火其精不竭火中有水其明不熄因是而耳之聰目之明鼻舌之臭味手足之持行水穀之蒸爲血液而充藏府榮

聖人所以罕言命也

經絡灌溉乎骨肉皮毛將生生于不窮苟水自水
火自火陰獨陽孤而化源息矣安望其能聽能明
能臭味能持行而藏府官骸不盡屬灰槁木也
哉故曰人之生有所以生而非形也究言之命本
名耳天地之秘聖人無從指其實不得已而強名
之耳昔伏羲氏仰觀俯察近取遠求不能多語只
信乎一畫一畫者命之原也亦卽水火之原也先
乎天而無始從乎天而無終者也至謂左腎爲腎
右腎爲命門又謂男子以右腎爲命門女子以左

識吾心景象者復何人

腎爲命門。甚謂兩腎總號爲命門。總命之門固在腎。夫腎豈卽命門耶。苟能于有形之中求無形之意。則思過半矣。

自天地而人物。莫不從伏羲所演之一畫中流出。其一畫以前。果何景象。曰一畫前之景象。卽吾心之景象也。識吾心之景象。則一畫以前可反觀而得識矣。昔伏羲慧徹天根。欲悉吾心之妙。無可擬其端倪。不得不借此以啓後人。謂其有景象。不可也。謂其無景象。亦不可也。是故聖賢遞相垂教。各因

無可名不得不用意立名

千聖相傳不二法門

意。立。名。而。無。實。如曰乾。曰元。曰天。曰命。曰善。曰仁。曰理與道。曰不二。與空。與無及精一執中而一貫。而明德。而性。而誠。以至浩然之氣。玄牝之門。天地之始。無極。而太極。皆虛名也。無一。而非描寫一畫前之景象也。亦無一而非描寫吾心之景象也。且觀天地間時之行。物之生。其所以行。所以生者何。鳶之飛。魚之躍。其所以飛。所以躍者。何至于人之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其所以視。所以聽。所以言。動而喜怒哀樂者何。蓋有物焉。先乎無行無生無飛

總得天花亂墜頑石亦能點頭

形容盡矣還說形容不得

無躍無視聽無言動無喜怒哀樂而爲有行有生有飛有躍有視聽有言動有喜怒哀樂之主耳知此則時行非時行物生非物生鳶飛非鳶飛魚躍非魚躍而視聽言動喜怒哀樂亦非人之所能矣又何疑乎一畫前之景象乎是在善悟者神領之言語形容不得也須知伏羲自無畫而化有畫自一畫而化千畫究也千畫還歸一畫一畫還歸無畫也已

素問謂七節之傍中有小心從之有福逆之有咎

須將[illegible]問
是何物

與周子太極圖說無與但周子統天地人物言此則專指人身言耳其曰七節者脊骨之自下數上第七節也傍有兩腎而中間則有小心小心者即太極圖中之白圈也潛藏於兩腎而爲一身之太極也以其無可睹無可聞至微至隱名之曰小非眞小也從之有福逆之有咎即君子修之吉而小人悖之凶也釋者不察而以上焦之包絡爲小心則失之遠矣曰心在胸中而子獨言在腎顛倒排常則爲以僻曰在胸中者後天有形之心也其感

此說從腎指點所以七情泯滅何待從事得其把柄受用不了也

心在這裏

通不窮之用雖從此出而其所以爲感通不窮之用者則寂然不動而藏于兩腎之中也夫寂然不動而藏于兩腎之中先天無形之心也無形者必托于有形而後見而有形者又必傾無形而始靈智者當悟無于有不可因有而遂溺于有也世之言心者雖知有形而已矣間有以爲無形者亦惟知也滅乎胸中而已矣烏知夫兩腎中間是其棲息之宮府也邪曰心既無形則無可在而亦無不可在矣安見其在下而不在上也曰獨不見天地

可補濂洛諸賢所不及

本來面目誰肯識認

之心乎冬至子之半一陽復于至陰之下其復于至陰之下者即天地之心也象之所謂雷在地中也與吾心寂然不動時無以異也至其雲蒸雨施以發育遍之妙則天地之心又恍乎其在上矣彖之所謂雷在天上也與吾心感而遂通時無以異也以天地之心證吾人之心則吾人之心在下而不在上也明甚此余所以揭太極之微而直指其歸元之路冀世之學者皆識本來之所在而求之庶性有所見德有所明道有所貫而精神魂魄意

一語喝破 大快

亦有所寧一而深潛大則可以臻賢諧聖小則可以却病延年耳豈故爲怪誕不經之說而惑世以欺人哉惜終身繇之而不知者衆與語之而不入也

問

宋丹谿何柏齋兩先生君相二火論孰是而孰非歟曰皆似是而非者也火乃造化之元陽一而已矣曷君相之可分哉其所以有君相之分者即一火之體用而分之也豈旣有君火而又有所謂相火邪夫君火者即相火之本體也潛藏于天地之

問雖其熱性而不發實為造化之根蒂猶王者深居九重無為而治故君名焉相火者即君火之發用也流行于天地之間以布生生之化于不窮者也正與宰相奉君行命同其義故相名焉非有二也丹谿相齋兩先生之論則不然丹谿曰陽動而變而生水火木金土夫曰陽者君火也其動而變即相火也凡五行之物皆所緣生也先生所謂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者正此義也大哉言乎永開聾瞶二火之旨亦既詳且盡何

後以君火為人火以相火為龍火雷火邪龍火雷火即相火流行之微兆乃生木之火也人火即人間烹飪之火乃木生之火也豈相火且生木而君火反為木所生邪相火既為生木之火則不出于木明矣而下文又有出于木之說其謂之何柏齋先生欲救其弊以君相合一為辨功其溥矣惜乎以天氣人氣明白顯現為熱之相火反名君火以藏而不發動之君火反名相火不已失乎且曰在天藏于木之中在人藏于精血之中在人藏于精

至理

如此明辨兩先生必靈在天以亦心折

血之中則似矣在天藏于木之中將安解乎豈進化之元陽僅藏于一木之中乎是欲救其弊而適以踵其弊矣予逆推之則知兩先生之誤皆執素問五運六氣之中有君相二火耳不知君相二火雖列于五運六氣而五運六氣之推遷實繇二火宰制乎太虛之中乃能始風木而終寒水也譬猶乾卦之列于衆卦之中而衆卦未有不統乎乾元之陽而能帝乎震齊乎巽以至勞乎坎而成言乎艮者也是則五運即火之五運六氣即火之六氣

較卜洋腳似之言自此炳如日星

而兩先生不求其旨。僅如一風木二君火三相火之說。遂謂二火皆生于木。所以遺晦于今而未明耳。須知君火者。寂然不動之火也。未發也。誠也。相火者。感而遂通之火也。已發也。幾也。故曰君火即相火之本體。而相火即君火之發用。非有二也。至五行之火。是其所從出者也。烏得以君相名之。管見如斯。更望攻于後之君子。

陽虛氣虛陰虛血虛、自各有別、不思者以為氣屬陽、氣虛便是陽虛、血屬陰、血虛便是陰虛、噫、何謬哉、

夫陰陽謂水火潛藏于兩腎而爲人身之先天血氣謂營衛滋生于脾胃而爲人身之後天故血虛者、營虛也、四物湯主之、氣虛者、衛虛也、四君子湯主之、陰虛者、水虛也、治宜補血藥中加知柏等味、及補陰丸之類、陽虛者、火虛也、治宜補氣藥中加桂附等味、及理中湯之類、其有別也、蓋如此、或曰、以予言之、則古人謂氣屬陽血屬陰之義何居、余曰、屬、猶根也、言氣根于陽、血根于陰也、血根于陰、則血不即陰而出于陰所謂陰中之陽是也氣根

于陽則氣不即陽而出于陽所謂陽中之陰是也是則血虛爲陰中之陽虛陰虛之微者也陰虛爲陰中之陰虛血虛之甚者也氣虛爲陽中之陰虛陽虛之微者也陽虛爲陽中之陽虛氣虛之甚者也故東垣先生于補中益氣湯有曰氣虛之甚者加附子以行參耆之功虞天民曰血脫補氣血虛者須參耆補之若眞陰虛極而爲勞瘵者參耆不可驟用緣此觀之得非有氣虛又有陽虛有血虛又有陰虛之別乎夫何謾不加察而執四君子湯

以語人曰。此補氣藥也。勿論氣虛陽虛。混之而施。兆四物湯以語人曰。此補血藥也。勿論血虛陰虛。維焉以進。有不背聖經而戕民命者。恐未之前聞。試卽二湯之旨言之。亦各有陰陽互濟之理在。如氣用四君子湯。而人參白朮。則是氣中之陽藥。茯苓甘草。則是氣中之陰藥矣。血用四物湯。而當歸川芎。則是血中之陽藥。地黃芍藥。則是血中之陰藥矣。以故血弱有寒。禁服地黃芍藥。陰虛吐衄。禁服當歸川芎。氣虛下陷。茯苓不可多用。氣虛火盛。

人參不可頓加。氣虛嘔吐、不宜甘草。氣虛喘嗽。不宜白朮。一湯之中。亦各有陰陽順逆之理。可謂氣虛便是陽虛。血虛便是陰虛。而謾然施療乎。

人之一身。無非病也。亦無非藥。泥金石草木鳥獸虫魚爲藥。偏矣。亦後矣。飢飽待時。飲食藥也。寒溫適所衣服藥也。動靜有常。起居藥也。色不視邪則目明。聲不聽淫則耳聰。口無莠言。行無頗步則口體正。均藥也。使有人焉。知塡精而不知寡欲。知養氣而不知守默。知保神而不知絕慮。亦焉往而得藥。

素問醫之六經也但言順四時少嗜欲節飲食不爲邪氣凌犯初未嘗以藥言其五志爲病者即以五志爲樂加曰悲勝怒病怒者悽愴哀苦以感之喜勝悲病悲者謔浪佚豫以娛之恐勝喜病喜者迫遽危險以怖之怒勝思病思者污辱欺妄以激之思勝恐病恐者沉疑搜別以緩之至如逆可治勞靜可治躁處陰以避暑就燠以避寒凡此之類皆非熱非寒非酸非苦無煩採製不費攷咀隨在而得之之惡藥遠逾草根木皮萬萬也則請爲尊

從未有發治字之義者

隨時取中四字精

非能行者者不能知

生者揭來病之藥。

素問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夫不曰補其虛。而曰治其虛。大有深義。治字補字。難易大不相侔。補其虛者。祇有虛而無邪氣夾虛中。譬猶弱國時也。其治其虛者。不足之中。兼有餘之証。譬國勢強弱相半時也。此時而欲補之。則邪未衰。欲瀉之。則氣已敗。勢介兩難。必隨時取中。于其間或先攻後補。或先補後攻。或因攻為補。或借補為攻。雖攻而正不傷。雖補而邪不熾。方可謂之治其虛。謂之能治其

具[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下[illegible]大[illegible]能[illegible]言[illegible]行不[illegible]道

虛耳於此不能其餘何可復問昔哉須知治之一字有無限苦心無窮妙用在與虛則補之之一字大有關世都忽而不察特証明之

醫何以仁術稱仁即天之理生之原通物我于無間也醫以活人爲心視人之病猶己之病凡有求治當不當救焚拯溺風雨寒暑勿避遠近晨夜勿拘貴賤貧富好惡親疎勿問即其病不可治亦須竭心力以圖萬一之可生是則此心便可徹天地統萬物大公無我而幾于聖矣不如是安得謂之醫

而以仁術稱

醫者當須愛養自家精力。精力不足則倦。倦生厭。厭生躁。躁相乘則粗脈辨證。處方皆苟率而無誠意矣。思欲救死全生。庸可期乎。今之醫者。鮮克不以奔競爲專務。徒勞苦而不自知。大戒也。

醫之精粗與文家之相題無二。病題也。脈題之旨也。藥則詞章也。方法局與勢也。善爲治者。脈證既詳。當思所以治之之法。而隨因法以立方。藥不過如卑賤之職。唯吾方法驅使耳。不思者竟以草木爲

拘見頭痛便用川芎、見腳痛便加牛膝、救頭救腳、歎乎其無統宗、雖藥品精良、亦何能中病之竅會哉、是猶文家不以題旨局勢爲先、而僅修詞章之末、縱言言錦繡、字字琳瑯、與本題將千里隔矣、何足貴

胃爲水穀之海、脾爲生化之源、生化旺、則氣血清和、諸病屏息、生化衰、則氣血虧損、百疾交侵、非細故也、惟東垣先生深得此旨、闡發脾胃元氣之妙、可謂呼聾[illegible]啓瞶光矣、世之醫者。徒執病形、不推病

本脾胃之義。並而勿講。如脾虛氣短似痰、常汗泥為肺熱痰壅、瀉以石膏蘇子。脾虛發熱似外感耳。認作風寒外來、表以羌活麻黃。脾虛下陷變為後重裏急、猶謂滯積不行、下以硝黃枳朴。脾虛不運。變為水脹中滿、猶謂宿食未化。導以巴豆牽牛。產後脾虛飲食停滯而嘔吐脹悶。誤擬敗血攻心、恣餌桃仁四物。勞瘵脾虛飲食減少而惡心溏瀉。尚執滋陰降火。偏需知栢二冬投之不愈。更恣投之。脾胃轉傷而疾轉篤。技窮莫措。歸命于數。時弊如

東垣先生發前人所未發不朽

八句乃論實之所以次之所自其千萬人不易之經守言盡此

斯爲可勝計無他未明正氣之說故也正氣實而攻之則病易愈正氣虛而攻之則病反加非藥不能治病也正氣不行藥力也況當世之人氣稟寖薄兼以沉湎于酒耽縱于色汲汲沽名皇皇求利又復傷于勞思者更不少也司命者其可不亟講于斯

補

補虛之最切要者在扶胃氣胃氣強則飲食進飲食進則血氣生補何如之所謂得穀者生失穀者死理甚易明耳今之不善補虛者槩用當歸地黃人

太熱矣

此但理耳病家不知醫家亦不知無怪夫抵背之冥也

參白朮甘草黃耆等類以為補虛之法莫此若矣不思此等品類雖能補虛要皆甘膩壅隔之性胃之強者則幸矣胃之弱者其可當乎不脹則瀉不瀉則嘔此而不能食矣有謂病不轉加于此誰其信之

病有以藥傷而變重者甚有變證莫識而卒致危亡者不可不知不可不慎昔一婦患經閉服血藥過多血不行而飲食反減又增寒熱嘔逆醫猶為瘀血攻心倍加峻削病者忽發神昏齒噤口角流涎

胃氣不清從用補中益氣湯可矣

狀類中風胗其脉伏而微心下按之滿急且有聲曰此飲證也詢之乃爲藥所傷非涌法不可急取油鵝翎探之一涌而出酸水四五升隨醒先用燥濕寬中藥次與補脾健胃俟飲啖起居如故始進通經丸血乃行一人病瘧兼旬胸滿而畏食胃氣不清故也醫不審與以加減補中益氣湯二服瘧反大劇易用鼈甲何首烏等藥作大劑以截之更脹嘔不勝湯飲俱廢或疑其誤服補藥與陳皮東脹等湯病益加予診之六脉濡弱此濕氣滿胸膈

藥方在此一叶但其詳狀概為無遺學者須細心理會方得有見

亦與我所之言

也以蒼朮為君佐半夏厚朴澤瀉豆仁等少加薑汁食鹽徐徐與之不食頃兀然欲吐即探引得吐黃涎惡水甚多始平瀉亦漸止又一小兒甫三歲得心腹痛疾醫者處劑太重煎汁又濃更灌之乳食後反增嘔吐發寒熱而兼喘更數醫咸罔効漸變昏憒不醒人事其家以為不可救遂勿藥以俟之自夜至昏忽聞腹中汩汩聲上下者數四遺穢汁斗許而蘇凡此等病患者甚多不能悉舉總之人身以胃氣為本胃氣傷雖對病之藥皆不能運

化○而○取○效○反○生○他○証○令之病家醫家○均不之察○凡有病○概投以藥○不愈、更醫以藥、旋已旋藥、甚至病久脾虛、飲食不進、不思、顧其生、化之源○而、猶亂投涼、潤藥、中、氣、受、傷、變、証、百、出、而、死、者、不、少、矣○可不愼歟

丹谿先生謂產後大補氣血為主○以產後血氣大虛○不可大消導○大發散○大寒涼○至犯虛虛之戒耳○又云○雖有雜病以末治之○則、不、能、無、遺、疑、焉○何也○如血瘀腹痛○食滯胸膨○或惡心○或泄瀉○或外感風寒

如此補偏救弊功何神也

等類產後或亦不免此皆不足中有餘之候遂可以大補爲主而末治之乎以理揆之則此二語恐亦非出於丹谿先生之筆傳寫日久魚魯之訛未可知也余敢以如字易雖字權字易末字于義始開高明者爲何如

藥

無所謂王霸也用藥亦無所謂王霸也而有王道霸道之喻亦用之者之有王霸耳用藥者善變以審時經權以濟事當補即補當攻即攻當寒即寒當熱即熱何王霸之有分哉用之者善甘草參者

王也。附子硝黃亦王也。春生秋殺之天道也。當即無藥非王也。用之不善。則附子硝黃霸也。甘草參者亦未始非霸也。冬燠夏寒之愆咎也。不當即無藥非霸也。是則王霸不在藥而在所用。亦不在于用而在善用與不善用。今世之談醫者。咸以參者甘草。頗能補益。稱為王道。硝黃附子頗能攻伐。稱為霸道。是泥于藥之有王霸矣。泥藥之有王霸。遂泥于用之亦有王霸矣。噫。果用藥有王道霸道之岐。岐此唯可與知者言也。

中風有殺
蟲之功倘
中天也

藥有偶中而病愈者有誤中而病愈者未可居功於不延當猛然省翻然悔惺悚無地則學日長而識日高昔如一水匠趙與一鐵匠杜行次乞宿其家有病人不納杜給曰此趙君世醫家也嘗上司見召失路至此必病者之當愈也主人遂延入診之曰一藥可愈潛出街中糞一塊作三十粒下以溫水胸中頓覺如虫行一涌而出小蜣蜋狀者二三升病如脫趙宿禮饌而去嗚呼此二人小人也欲苟一宵之寢以穢物治人蓋偶中耳竊恐二人此

天下居之不疑者豈止此二小人哉

大[illegible][illegible]字

去必且罰醫學無難而居然一世醫家幾不自識其初心矣又有一病身冷而脈沉伏者醫認爲陰投以桂附等熱藥一婢煎之適傾覆潑無以應借黃連香薷飲一杯代之不謂一飲而瘥是何也陽証似陰非陰也醫誤以爲陰也設藥不爲婢誤醫之誤不可言矣設藥不爲醫誤婢之誤不可言矣幸其相誤而因誤以中病乃得生耳吾不知此醫亦居功不自疑否如居功恐又爲此婢竊笑也此二事深可爲近世醫家挑醒故戲志之

一之宗旨可味

大都天下、乾方之選

人皆以黃耆人參白朮甘草當歸陳皮升麻柴胡八味為補中益氣湯噫此固補中益氣湯也特元氣下陷之補中益氣湯耳蓋中者脾胃也氣即脾胃之氣元氣也立方者以參耆甘朮等藥普補中州之元氣而用之也因元氣之下陷不得不佐升柴以舉之非升柴之能補中氣亦非中氣之必佐升柴而後補也中氣既不必佐升柴而後補則凡有以參耆甘朮相須而立方者皆補中益氣湯也不必定有升麻柴胡也如有因小兒慢驚與痘漿不

足用參耆甘草三味名保元湯者有脾氣久衰用人參白朮茯苓甘草爲四君子湯者脾虛有痰有濕四君子加陳皮半夏名六君子湯者飲食少進更加木香砂仁爲香砂六君子湯者有虛痰眩暈以參耆甘朮合天麻半夏等藥爲半夏白朮天麻湯者又有合棗仁遠志龍眼當歸爲歸脾湯者有大病後調理元氣用參朮膏參朮湯與參苓白朮散者有元氣暴脫脈微欲絕用人參一味爲獨參湯者有暑傷元氣用生脈散淸暑益氣等湯與氣

肯綮要予說不解論中益氣之真於

此今所見發肯綮語可明

虛火炎而用人參理中湯附子理中湯者凡此之類皆謂之補中益氣湯可也皆謂之元氣不下陷之補中益氣湯亦可也但其間所炎之証與所乘之藥有不同故命名亦各各不同耳究其旨何一不在中氣二字上着意哉

或問喘肺病也脹脾病也金匱丸是腎藥服之而兩証皆瘥其故何也予曰脹雖屬脾而實因于水喘雖屬肺而實原于氣經曰腎者胃之關關門不利則聚水而為脹直指曰腎為氣之本腎虛不能為

天一生水 [illegible]

胃行其水則不能納氣歸原而喘以作是則喘與腫即謂之腎家病可也金匱尤既是腎藥其湊平腫息喘功正所謂虎向水中生者此也所謂地黃有補脾利水之功無陰則陽無以化者也亦此也兩証之俱驗奚疑總之水土金爲先天之一元此無深詣其微耳

一宦者年已近老因勞倦傷脾脾虛病瘧瘧愈而脾胃之虛日益旋病腫脹此時飲食尚進起居亦不甚衰正宜補中益氣湯隨証加減以調脾胃元氣

不已二字大可思

後用金匱腎氣丸補腎而行水。使腫自消。始爲至治。不謂日以澤瀉猪苓柴胡葛根厚朴陳皮等藥。春餌朝餐。恬不知返。兩月來。眞氣被賊無餘。腫脹頭劇。喘息不得眠者。六晝夜。更一醫。猶以爲肺病。而用蘇子芥子二陳二冬之類。卒致湯飲俱廢而死。王宇泰曰。手足浮腫。未必成水也。服耗氣利水之藥而不已。則水病成矣。趙養葵曰。腎虛不能納氣歸元而作喘。徒從事于肺者。執流而忘源也。惜哉。

安胎之說不可拘泥有無病而胎不安者有有病而胎不安者無病而胎不安者杜仲人參地黃續斷熟艾阿膠條芩歸朮等類皆曰無功若有病必當先去其病病去而胎自安矣若不去其病而徒所安胎之藥則邪氣留而不去雖安亦不安矣如痢疾腹痛積滯凝瘀不先乘其胎氣未虛之時而蕩滌之痢何繇減瘧疾寒熱胃口必多惡滯遽用補血安胎之法瘧疾何自而衰傷食作痛飲食難下不先消導開胸飲食何繇得進傷寒熱結在裏舌

行此病用此藥何害焉

上生胎大便不通不用凉藥蕩滌邪熱何繇而已故凡有如此等病必令早去一日則胎便早安一日不則日久胎虛鮮不致隳昔黃帝問於岐伯曰婦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無殞此之謂也

一富室婦崩暈交作已三踰日不得愈諸醫治法不外阿膠地黃當歸白朮山藥人參及止崩止暈之藥益劇余診之六脈小而堅右關細滑有力且多呃呃欲吐狀心下按之𩊱滿而痛飲食不進大便不通此正與王節齋夫人崩暈証甚相類受病在

務引導氣運行之此亦治崩要訣之地學者治崩者勝則醫之能事非淺

腸胃無疑滯當先行腸胃中積滯使眞氣流行脾健運而統血崩自止暈自寧矣遠用前藥是以滯益滯矣怪乎無效遂屏諸藥先用導滯丸一服不動再一服大便始通神少清而崩亦少止改服開胃醒脾藥二劑崩暈頓減繼服大補脾丸市半月飲啖起居如故若泥血病而專用補血等藥其與刻舟求劍膠柱鼓瑟者何以異

一

宦妾年甫兆何不甚得所抑鬱傷肝飲食漸減幾年歲後乃月事不來日晡潮熱醫皆養血滋陰爲

治淺至肌肉消爍喘息不眠惡心不能食大便不通脈來數且弦右關特細素問謂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爲風消爲息賁者即此類也在法不治治乃辭餘何果卒夫二陽胃與大腸也病傳化失常飲食少進也發心脾始於心脾也因不得遂其隱曲之情心脾鬱結而緊也心主血脾統血腸胃既病則心脾無所資而血脈枯故不月血既枯則陰不勝陽而生熱熱盛則生風而肌肉消爍矣故曰風消肺屬金主氣金爲熱迫

前篇第一證與此証異其受病于腸胃則同也讀者參之

則氣上賁而喘息不常矣。故曰息賁。初治時即開鬱腸胃中積滯使真氣流通胸膈寬利能飲能食始用血分等藥調月事之不來退日晡之潮熱方爲至治乃不察二陽因抑鬱久而積滯不行爲受病之根誤執月事不來日晡潮熱是血少陰虛病不逍遙散則四物湯潮養榮飲而卒至于死良可嘆也女人患此甚多余故詳著其証并釋經義云

學

不博不可以爲醫徒博亦不可以爲醫醫者意也聖賢之精織形而上者之道也布在方策者言也

形而下者之教也學者欲求聖賢之意不得不因言以求之非廣博不可也所謂教非道不立道非教不明也不求其意而徒事於言則雖讀盡天下古今奇書皆糟粕矣何異饕餮百種珍饈塡塞胸中而不化者乎

病有一二劑而愈有數十劑或百劑而愈者感有淺深故也感有淺深則其所以治之者非可概爲欲速也欲速則寒熱溫涼行散補瀉能無過當乎如寒藥療熱者也寒太速則熱未已而冷疾隨生熱

藥攻寒者也。熱太速，則寒未除而熱邪又起。表者汗，裏者下。汗速則亡陽，下速則亡陰矣。虛者補，實者瀉。補速則邪熾，瀉速則正傷矣。功未奏而害已滋，不可不深為之意也。昔許學士治一人，發熱頭疼，脈浮數，麻黃湯證也。尺獨遲而弱，以仲景論尺遲者營不足，未可遽汗，遲以建中湯加歸耆。越宿脈尚爾，其家欲速汗解，許只建中湯調營而已。五日尺方應，始投麻黃湯二服，汗出而解。設不顧虛實，不待時日，禍旋踵矣。南史載范雲遇武帝九錫

凡欲求速快于必害其終必有傷

之命。忽傷寒。恐不得與慶事。召徐文伯胗。懇曰。可速瘥否。徐曰易。恐二年後不復起。曰。朝聞道。夕死猶可。況二年乎。徐郎以火煖地。布桃栢葉。置雲于上。頃刻汗出。撲以溫粉。明日愈。雲甚喜。徐曰不足許。後二年。果如其言。凡病欲速愈。而不顧其為後患者皆不必有佐命之誓衆。而甘為久死之續者也。